

## 阳台上的腊肉

作者：彭迎港（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）

我家阳台的铁钩上，曾经每年冬天都会挂起一串腊肉。那根铁钩在阳台左上角，磨得锃亮。每年秋深了，爷爷就会把它擦一遍，等着腊肉挂上去。

肉是爷爷亲自去菜市场挑的。那几年他腿脚还利索，大清早出门，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块肉。也就两指宽、一拃长，粉白间带点胭脂红，躺在豁了口的粗陶盆里。买肉的钱是从旧手帕里一层层数出来的，爷爷数得慢，动作很郑重。

腌肉用粗盐，装在灶台边的白糖瓷罐里。爷爷伸手抓一把，盐粒从指缝漏回去，沙沙的响。他把肉平铺在案板上，眯起眼看纹理，然后用三根手指撮盐，均匀地揉搓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揉完了用麻绳打个活结，那个结我看了二十多年，始终没学会。

然后他端着肉走到阳台，踮起脚挂在铁钩上，再轻轻拽两下，试试牢不牢。

那时候住在五楼，阳台朝北，冬天风大。腊肉挂上去，颜色一天天变深。我放学回家，扔下书包就往阳台跑，隔着玻璃看。肉被风吹得微微转动，有时碰到墙，发出很轻的“嗒”一声。我把鼻子贴在玻璃上使劲嗅，总觉得能闻到咸香味。有一回母亲喊吃饭，喊了几声我没动，她过来揪我耳朵，我指着腊肉说：你看它今天又瘦了。母亲笑着说：再不吃饭，你也要瘦了。

腊肉要挂整整一个冬天。年三十下午，爷爷才把它取下来。用温水洗去尘灰，那暗红色透出沉郁的光。刀切下去，发出紧实的“喇喇”声。肥肉半透明，瘦肉暗红，一片片薄而均匀。通常不单独成菜，而是铺在青菜

上，或和冬笋一起蒸。一口咬下去，咸香有嚼劲，越嚼越香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整个人都暖了。爷爷坐在对面，不怎么动筷，就看着我们吃，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来。

后来日子好过了，菜市场天天有鲜肉，冰箱里塞满鸡鸭鱼虾。年夜饭的桌子一年比一年挤，腊肉还在，但不再是主角。我们先吃那些新鲜的、费工夫的菜，最后才轮到它，有时剩下几片，第二天炒饭用。

但爷爷还是每年秋天去买肉，下午腌，挂上阳台。挂的肉比以前多，从一条变成两三条。他还是那个动作：用手掌揉盐，打那个绳结，踮起脚挂上去。没人再趴在阳台上看了，那些腊肉就自己挂在那儿，被风吹着。

前年冬天，我提前几天回老家过年。到家的下午，家里只有我自己。

我走到阳台门口，往外看了一眼。铁钩空着。墙上有一片淡淡的水渍印，那是腊肉挂了多年留下的痕迹。

我站在那儿愣了很久。脑子里想起爷爷挂肉时踮脚的样子，想起他揉盐的手，想起刀切下去的沙沙声。爷爷已经走了三年零八个月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阳台上的腊肉，从来不只是腊肉。铁钩还在，新年还会来，餐桌还会丰盛，但那个踮起脚尖挂肉的人，已经不在。

那天傍晚我下楼走了走，路过菜市场，看见肉摊前排队，红红绿绿的年货堆得老高。我站在路边看了很久。风从身后吹过来，我突然闻到一股腊肉香，很浓，但我知道那是记忆里的味道。

## 元宵影像

方华

霓虹的光晕

将一只汤圆染成五彩

我们吞下所有童年的月亮。  
细碎的光影

隐现一座村庄

残缺的旧灯笼难舍旧时光

而候鸟在玻璃幕墙中

集体失语。  
母亲的指纹融化进糯米浆里

每一丝馅料

都是被遗忘的乡愁

月影在汤匙上拓印年轮

焰火正反复燃爆心情

母亲站在锅台边泛黄的影像

被铁锅沿溢出一团雾气显影

午夜街角，穿汉服的少女

用睫毛收集迷离

我们曾用记忆擦拭过的青花瓷碟

在月色里发光

林立的高楼吞下最后一口汤圆

路灯将孤独的影子钉进沥青路面的裂缝

有雪落在心扉上的那幅二维码

那些隐秘的祝福疾速发送

月亮的碎瓷

终在空碗底拼出一个圆

亿万倍的像素

## 元宵影像最是春归踏青时

管淑平

来啄去，很有节奏感。

暖阳当空，和风拂面。人们也和这春天一样，并不着急赶路。他们的脸颊，泛着笑意，如同一朵朵明媚的花。有的是小情侣，有的是中年夫妇带着一双小儿女，也有头发斑白、相互搀扶而过的老夫老妻。日子可以过得很慢，柴米油盐，也可以过得很温暖。枝头的鸟雀，叽叽喳喳，它们也在小心打量着过往的行人，时而歪头轻瞥一下，时而专注地瞅一两眼，活泼中又带着点警觉。

公园里的花草都醒了。绿草如茵，十分柔嫩。近处看颜色很浅，走远了看，一抹嫩绿便映在了你的眼睛里。花坛里，迎春花，星星点点地开，宛若一枝枝细碎的嫩黄的雪粒儿。草坪里，蒲公英也开了，举着一个圆圆的小脑袋，正在对着春天微笑。比较低调的是小白蒿与荠菜，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长，它们都可以用来吃的，烧一个菜汤或者单纯包饺子吃，滋味甭提有多鲜美！

若是碰上细雨绵绵，不妨撑一把油纸伞，漫步湖边。湖水在你眼前，荡起一圈圈涟漪，可很快，又被雨水

淹没了，反反复复。这似乎是春雨在故意和它们开玩笑。雨滴打在伞上，滴答作响，那是春雨的心声，可以润物无声，也可以悍然有力。走到小亭边，可以暂时放下伞。小亭的檐角微微翘起，一片片灰瓦覆盖得稳稳当当。小亭里，长椅几排，又围了栏杆，都是木质的。坐在亭中，听雨，观湖，不论有无朋友相伴，都别有一番意趣。下着雨，吹着风，空气潮润润的，连思绪也是闲闲的。

想来，春天里最雅致的游览，应当是和书籍的遇见。春日里读书，不论晴朗或者下雨，都可以读出一片美好。每一首关于春天的诗，都可以把我们带到不同却又充满灵动的地方。每一句关于春天的文字，好像都可以悄悄滑入心底，扣开那被寒冬禁锢已久的心扉。春天，应当多和草木相见，但也需要书籍相伴，因为，书籍本是草木化生，而草木正是一本本充满灵气的书。

这样的日子，不论是选择踏青外出，还是宅在家里读书，其实，我们都在和春天悄然相遇。

## 包裹在元宵里的温馨

泥人

窗外的雪又落了下来，细碎的雪花在暮色中飘舞。朦胧的雪雾中，似乎看见母亲正在厨房揉着元宵面，案板上的糯米粉如雪般飘扬，沾在她的围裙上，染白了她的鬓角……恍惚间，我回到了儿时的元宵夜。

父亲早早地从集市上买回的几盏红灯笼，把老房子映得通红。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，却遮不住母亲脸上温暖的笑意。

我会洗干净小手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将糯米团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球，像天上的满月。因为母亲常说：“元宵要圆，日子才会圆满。”那时幼小的我不懂这

话的分量，只专注将元宵搓得溜圆。

厨房里，水汽氤氲，锅中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。母亲将元宵轻轻放入沸水中，白色的元宵在滚水中沉浮，也上下滚动着我急切的心情。趴在灶台边我一步不离，看着元宵渐渐浮起，变得晶莹剔透，似乎隐约能看见里面的馅。

元宵有包着芝麻馅、糖陷的，芝麻馅是母亲自己炒的，香气特别浓郁。

“吃元宵喽。”母亲的呼唤声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，显得特别欢快，让我雀跃。我们围坐在八仙桌旁，碗中的元宵冒着热气，在灯光下散发着温馨的气息。

咬开软糯的外皮，香甜

的馅便流了出来，那滋味，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。

父亲会在这个时候会讲起很久很久以前元宵节的故事，虽然年年有重复，却总是让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听得入神时，碗里的元宵都忘了吃。

如今，老房子早已不在了，父母也早已离开了我们。但我依然守着母亲的习惯，每到元宵节必定要亲手搓元宵。每当一个个元宵在我日渐粗糙的掌心搓动时，才终于明白，这小小的元宵里，包裹的是浓浓的乡愁，是割舍不断的亲情。
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厨房里弥漫着糯米和芝麻的香气。热气腾腾中，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温暖的身影，看

见红灯笼的光影里父亲慈祥的笑容，看见了那些永远温暖的元宵夜。

端起碗，咬一口元宵，香甜的滋味在口中化开时，眼角总有些湿润。这元宵里，有母亲的味道，有故乡的味道，更有永远无法割舍的家的味道。

在这个飘雪的元宵夜，我忽然懂得，乡愁不是远方的风景，而是近在咫尺的温暖；亲情不是华丽的辞藻，而是这一碗简简单单的元宵。母亲的白发，父亲的故事，老房子的灯光，还有这永不改变的元宵味道，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望着碗中盛放的元宵，忽然觉得，这仍是岁月中最圆满的团圆。